與布文握手

池青橡

粗礪——這手給我
最初的印像 無需贅美
大海波濤的衝刷
海灘砂礫的摩挲
成就了你 一個非凡的人
與 一雙非凡的 手

有力——你緊握住我的手
就像寫詩時緊握着一枝筆
詩歌遒勁有力 犀利無敵
生活中 你與風雨較過勁
和海浪交過手
有着超人的膽識和力量
是呀 沒有這些
僅僅憑着幾首詩歌
海 會 鳥你

溫暖——這手給我
最深的印像 你寫過
無數的好詩 溫暖的詩
從張二棍印像
到又見水墨落人間
你像蛇一樣隱忍人間
卻不忘直到蛇信子上的火種
點燃春天的黎明

你在喧囂的塵世裡
用一杯溫柔的火
鎮守着內心的寧靜
我和你 有了一些爭執
你 只用一句話
你來 我請你吃魚
干戈 頓時 化成了玉帛

數日前 你為了
遠方的文友
不顧風雨 不惜把溫暖
升溫 再升溫
勇攀攝氏三十九度
直抵藍山的三姐妹高峰
這就是你 真好
贊 你

澳華新文苑

第1212期（B）

他們用沉默反對

布文

他們用沉默反對，
像月亮停駐在最高點，
反對夏天裡的一場雪。
反對，並不需要語言，
如同落葉不需要申辯。

他們用沉默反對，
像冬日毫無顧忌的樹干。
當你說出“是”，
他們用“不”的姿態，
刺穿整片藍得過於浮誇的天空。

他們用沉默反對，
像熄滅的燈盞咬緊牙關。
光，有時是一種暴力，
而黑暗，
反而讓萬物顯形。

他們用沉默反對，
像被抹去的驚嘆號，
當世界急於寫下結論，
他們用空白，
交給大地一張答案。

澳大利亞炎黃畫院九載志慶記並致謝本院顧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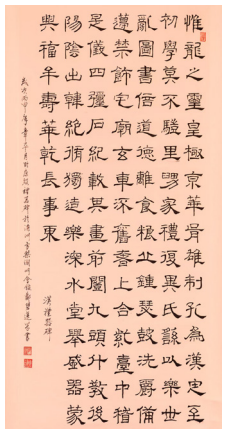
歲在乙巳，時維仲秋，炎黃畫院肇建九載矣。此院者，乃澳洲藝林之翹楚，集四海丹青妙手於一堂。諸君或出華夏美院之正途，或承名師私淑之真傳，皆負笈海外而心系翰墨，各擅勝場而名重南瀛。

畫院肇基以來，九易寒暑。其間翰墨往還，未嘗稍輟。每歲必設華堂之展，佈丹青於廣廈，會高朋於雅室。絹素生輝，宣紙流韻，觀者如堵，嘖嘖稱奇。更與各族賢達共襄盛舉，或揮毫於多元文化之慶典，或授藝於社區學堂之講席，使中華書畫之道，浸潤異域之壤。

院中諸賢，有擅山水者，煙雲滿紙；有工花鳥者，生意盎然；有精篆刻者，鐵筆生風。諸君各展所長，互為砥礪，遂使畫院聲名日隆。今更聘藝壇耆宿為顧問，皆德藝雙馨之士。其運籌帷幄，則畫院方向益明；其指點迷津，則後學進益尤速。顧問之設，譬如北斗之懸，群星拱之，方能成其璀璨。誠謝諸顧問：徐澐、徐希嵋、譚文華、李鋼、陳秀英、徐素彬、凌永雄。新聘吳昭熙、羅定先、周銘開、陳漢中、楊寶成、塗志祥、梁烽、王衛寧、陳世豪、李松石、鄭碧蓮、朱倩琳諸士。

嗟乎！九載耕耘，碩果累累。方寸楮墨間，可見赤子之心，行之萬里。願我炎黃畫院，繼往開來，砥勵前行，再譜華章，書畫之道，永耀南半球！（澳大利亞炎黃畫院2025年5月）

▼《喜慶日子》油畫 周銘開



《康殷禮器碑》書法 鄭碧蓮

《劍門關棧橋》國畫 李松石

■《男孩肖像》油畫 楊寶成

■《早上的陽光》水彩畫 陳漢中

■《蘭花》水墨畫 羅定先

■《暮雪泊舟》水墨畫 吳昭熙

《紅葉無言秋意濃》國畫 塗志祥

▶ 《天鵝水彩》74x54cm 朱倩琳

◀《楊萬里桂源鋪》書法 陳世豪

■《圓舞曲》裝飾畫 梁烽

靈魂的韻腳 著名詩人劉虹作品研討會在悉尼舉行

■研討會部分與會者合影

2025年5月26日上午，由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、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榮譽會長何與懷博士發起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華人作家協會和悉尼雨軒詩社聯合舉辦的“靈魂的韻腳：著名詩人劉虹作品研討會”在悉尼舉行。來自澳洲文學界的著名評論家作家詩人二十餘人出席會議，包括何與懷、張奧列、蔣行邁、張勁帆、陸文濤、布文、梁曉純、高玉濤、李作恆、梁軍、趙戎、張浩楓、唐培良、馮淑萍、曉帆、康妮、趙立江、顧錚、浪花老久、石子、陳俊哲等。

與會者發表了對劉虹詩作熱情洋溢的評點和討論。大家一致認為：劉虹的整體創作超越了一般女詩人的格局，大氣厚重詩風，普世價值情懷，關注當下社會，情真意切悲憫，又批判犀利深刻，且詩藝創新獨特，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。

研討會還穿插了朗誦劉虹的作品：由大學教師趙立江朗誦了被稱為詩壇經典之作的《致乳房》；由著名主持人康妮朗誦了《回望新疆》。聲情並茂的朗誦贏得了熱烈的掌聲。

今天的研討會由雨軒詩社社長梁曉純等負責籌劃操作，著名評論家何與懷博士主持了會議全程。

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：解讀劉虹

何與懷

（接1210期）從一己的生存感受推及到大家的窘境，從過去輕飄飄的生存優越感到觸摸切近的存在之痛，這是劉虹的一個很大的轉變。“大地憂思”好像更多一些居高臨下、悲天憫人，她那時是跳出來客觀地觀察比較多，有些“隔”；而她更直接的、切身的是在深圳，走到了“存在之痛”，置身其中。如論者所說，如果把她的《致乳房》與同時創作的《打工的名字》放在一起考察，就可以更容易地把握她的人文關懷，這也是她的後期創作主題“存在之痛”向前期主題“大地憂思”的重生性疊合與深化。一個理想主義者，肯定是有著更多自尋的痛苦，所以劉虹為什麼會寫到“臨界狀態”、“刀尖上的舞蹈”這樣的銳利的感覺。由小我的一己之痛深化到轉型期的中國社會、民族的痛苦——從痛感出發，她覺得就抓住了寫作的本質。而以前多是從“思考”出發。而現在走到了“痛感寫作”，詩人主體意識更強，更加直接進入詩歌。她說她的詩寫經驗若縮為一句話，就是魯迅那句名言：噴泉裡噴出的是水，血管裡流出的是血——好詩必須和詩人的靈魂一起熔煉；詩是活出來的，不僅僅靠舞文弄墨。

劉虹聲稱她特別為俄羅斯民族那種“苦難中堅守的高貴”而感動和震驚。她說，如果不能活出智慧和幽默的風格，那麼守住悲壯和沉郁也是一種大美，一種有力度的美。她詰問：“一個不願堅守與擔當、不在乎自我形象、惟權是仰、惟利是圖的民族，何來高貴？苦難可以造就出悲壯，也可以造就出鄙俗——就看什麼樣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。”

但在苦難中堅守高貴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的！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，對痛苦宿命的擔當必然要在思想上、乃至生存上均要承受殘酷的而且無窮的煎熬。

今天中國大陸，在當今社會的價值座標上，太多的人趕著歌頌“盛世”太平、炮製“主旋律”還來不及，或者與時俱進，投合商業需要，及時以文字換取物質利益；而劉虹卻恪守“精神邊緣主義”，追求前瞻性和由此而來的批判性，向往堅持自由思想、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永不合作的姿態，希冀自己永遠能為社會指出新的標高！冥冥之中，生命的走向似乎遵循一條堅韌的、內在的軌跡：劉虹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十多歲時就已朦朧感到“社會肯定”與“自我肯定”在她身上可能永難一致。然而，她更看重的是後者。無論生活還是寫作，她都只聽從內心的呼喚，忠實於生活賦予她的真情實感。那麼，既然劉虹不圖見容於主流社會，主流社會怎麼會特別惠及於她呢？

可能在深層的、也許是永恆的意義上，對劉虹更為殘酷更難解脫的折磨還不是社會政治問題，而是人性問題。

（未完）